

木犁

■主编：袁良骏

阙国虬

■顾问：任继愈

书

系



风



雨



【木犁书系◎风雨文丛】

陈漱渝

倦眼朦胧集

——陈漱渝学术随笔自选集

丝



福建教育出版社

新視界眼鏡有限公司
專業製造

捲眼隱形眼鏡

新視界眼鏡有限公司

新視界眼鏡有限公司

【木梨书系 ◎ 风雨文丛】

——陈漱渝学术随笔自选集 ■

倦眼矇眬集

陈漱渝

福建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倦眼朦胧集：陈漱渝学术随笔自选集/陈漱渝著。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4
(木犁书系·风雨文丛)
ISBN 7-5334-2998-2

I . 倦… II . 陈… III . 社会科学-随笔-中国-文集
IV .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9434 号

木犁书系

总策划 阙国虬 黄 旭

风雨文丛 主编 袁良骏 阙国虬

倦眼朦胧集

——陈漱渝学术随笔自选集

作 者 陈漱渝

丛书责编 黄 旭 孙汉生

本册责编 任凤生

封面装帧 林小平

出版发行 福建教育出版社 社长兼总编辑 阙国虬
(福州梦山路 27 号 邮编 350001)

印 刷 福州兴教印刷有限公司
(福州仓山区工农路 423 号 邮编 350007)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178 千

插 页 4

版 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300

书 号 ISBN 7-5334-2998-2/Z·69

定 价 21.4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木犁书系”缘起

20世纪是风云际会的岁月。共和国历经五十年风风雨雨，走到了世纪的交汇点。中国新文化更是步履维艰，行行重行行，辛苦探索近百年；中西的撞击，古今的流变，还有战争和革命的淬炼，无不带着撕裂的阵痛，而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深深的辙痕。

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蓦然回首风雨来时路，审视一行行曲曲折折的辙痕，望前路仍是沟沟坎坎，我们想起了木犁——这简易、笨拙而又凝重、厚实的农器，在我们的祖先歌哭其中的黄河两岸、长江流域荆棘丛生的广袤荒原上，犁出了一片片文明的处女地，从新石器时代以迄即将告别的世纪，中华文明的每一节进步，都饱含着一犁泥土的芬芳。

在这世界局势并不平静的世纪之交，我们尤其怀念木犁，怀念我们的先贤孔子师徒那段精彩的对话——孔子让诸弟子各言其志，颜回对曰：“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为农器，放牛马于源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

基于这样美好的愿望，我们把正在编辑出版的几套命意相关的文丛合称为“木犁书系”。“木犁书系”首批推出的文丛有：

“野草文丛”，是一批活跃于当下文坛的杂文作家和鲁迅研究学者以读书札记、文化随笔的方式，对现今文化现象进行鲁迅式的审视和反思。

“风雨文丛”，是一批德高望重，极有影响的前辈学者（以现当代文学研究为主）学术随笔自选集，或是对现当代文坛的风风雨雨作些梳理和反思，以鉴往知来；或是对作家、作品的评点；或是对文风、学风的思考；或是治学感怀。

“我思文丛”，选择45岁左右的最有实力的中青年人文学者90年代以来的优秀学术文章，集中展示其学术思想进路，可以预示下世纪中国学术的走向。

“苜蓿文丛”（苜蓿，旧时用来指称教馆的清苦生活），是一批教育学者心灵的散步，昭示的是源自教育使命感的闪电般发人深思的一击，有对中国现代教育命运的关注，有生命化了的教育实践的记录。教育工作者要么埋头于教学，要么潜心于专著，而此套关于教育的随笔却别开生面，以另一种方式展示了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生命气蕴。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当今文坛、教育界、学术界一批卓有建树的人士如邵燕祥、严家炎、吴小如、谢冕、钱理群、袁良骏、王富仁、顾明远、黄克剑、赵汀阳、陈嘉映等先生加入了我们的耕耘队伍，他们笔健如犁，辛勤耕耘，在各自的领域拓荒不止，开垦出一片片长满创意的新田地。

我们对自己的期许是，像木犁一样，一头插进生活的沃土，贴近人生，贴近教育，贴近学术文化，更贴近广大读书人，耕耘出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田园。

我们期望，当你翻开“木犁书系”的每一页，都能得到一犁泥土的芬芳。

阚国虹 黄旭

1999年

“风雨文丛” 献辞

献给您的是 12 位长期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里耕耘“自己的园地”的著名学者的学术随笔自选集。他们从“五四”的历史氛围中走出来，把眼光投向远古的迷惘，又关注着眼下的变迁，从文学及于人生的诸多方面，自然有着深广的感慨和感悟。因其“学术”的因素，不免凝重和透辟；又因其取“随笔”的形式，自有着无拘无束的随意、轻灵以至于散淡。“散淡”也许是中国文人传统的一种极高境界，以悲悯之心，拥抱万千世界，乐山乐水，深入浅出，以“问”求“学”大而化之。

“五四”也许是 20 世纪留给中国人的最为丰厚的一笔遗产，因此，它也成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说不尽的话题。我们将从辑在“风雨文丛”的 12 本书中听到他们的叩问和解读，也感受到他们的思索和困惑。其意义也许远不止于此。当我们跨入新世纪的门槛，回味着逝去的昨天，期待着明天的太阳，此时恰好听到了他们对历史的追问，我们将会有什么样的联想？

阙国虹

2000.5.10

目 录

倦眼朦胧集·目录

- | | |
|-----------------|---|
| 1 | 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
——《倦眼朦胧集》自序 |
| 第一辑 鲁迅述林 | |
| 11 | 鲁迅的魅力 |
| 20 | 一个伟大人物的伟大起点
——纪念鲁迅到宁求学 100 周年 |
| 26 | 时代的剪影 生活的实录
——读《鲁迅日记》 |
| 33 | 透视鲁迅心灵的窗口
——读鲁迅书信 |
| 45 | 世界文学中的鲁迅 |
| 50 | 鲁迅与 21 世纪的对话
——在韩国汉城新罗饭店王朝
厅发表的讲话 |

第二辑 五四寻踪

- | | |
|-----|--------------------------------|
| 65 | 中国五四运动 80 年祭 |
| 75 | 《威权》与陈独秀被捕案 |
| 80 | 中国现代史中的一项趣料 |
| 86 | “张扬个性”与“牺牲个性”
——从郭沫若的《女神》说起 |
| 91 |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台湾 |
| 100 | 斩断纲伦 功不可没
——浅谈五四运动的反封建精神 |
| 104 | 杂谈五四时期的“思想自由” |

第三辑 人物剪影

- | | |
|-----|---------|
| 113 | 胡适故乡行 |
| 119 | 傅斯年其人其事 |
| 126 | 章士钊面面观 |

131	《情书一束》与《情书一捆》 ——鲁迅与章衣萍之一
135	《枕上随笔》及其他 ——鲁迅与章衣萍之二
139	杨荫榆是怎样的人
143	鲁迅为何与顾颉刚势不两立
147	琐议闻一多
152	我在花篮里插上了百合 ——怀念戈宝权先生
第四辑 艺文札记	
163	“但见奔星劲有声” ——喜读毛泽东《七绝二首·纪念鲁迅八十寿辰》
167	附录：毛泽东七绝二首 纪念鲁迅八十寿辰(1961年)
169	顽主的“仿生学”

172	鲁迅与陈衡哲：谁是第一？
175	鲁译与胡译
178	鲁迅的婚礼
180	别给鲁迅添乱 ——从鲁迅与麻将说起
182	窃火者的悲哀
185	也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188	“王瓜”与“乌鸦脚爪” ——周作人的宽容与不宽容
191	从两条注释谈起 ——关于周作人的附逆问题
194	永恒不会白发
197	纪实作品领域也要打假
201	作伪和辨伪
205	钱钟书先生帮我打假
208	自由和爱情的歌者 ——裴多菲·山陀尔在中国

- 211 永远和人民相亲近
——纪念普希金诞生 200 周年
- 215 关于左联的随想
——在纪念左联成立 60 周年
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 223 关于陈毅的《归国杂诗》
- 第五辑 宝岛文情**
- 239 侧影
——参观台北胡适故居
- 245 无言的诉说
——参观台北林语堂故居
- 252 台静农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 259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访梁实秋公子梁文骥
- 269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在台北与李敖聊天

- 277 认准航道，飞出美丽的线条
——关于“台语文学”的对谈
- 第六辑 序言跋语
- 287 战斗的作者应该注重于“论争”
——《中国现代文学论争史》序
- 297 让人生充满“诚”与“爱”
——《现代人的呐喊》序
- 302 不平则鸣
——《鲁迅：最受诬蔑的人》序
- 305 做一个有根的人
——《鲁迅写照》序
- 309 “她在丛中笑”
——《鲁迅杂文读赏导引》序
- 312 五四前驱 国学健将
——《钱玄同文集》序

322

昔日的辉煌

——波兹德涅耶娃著《鲁迅评传》中译本序

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

——《倦眼朦胧集》自序

倦眼朦胧集·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

我做过当作家的梦，但没有做过当学者的梦。

然而，我现在似乎的确厕身于学界了，而且头上“纸糊的假冠”越来越多，越来越可怕，仅各类人名词典给我加的头衔就不下十几种，诸如“世界名人”、“中华精英”、“兴国英才”、“创业精英”、“杰出人物”、“中华魂”……吓得妻子瞠目结舌：“哇，像你这样的人就叫做学者？！”

妻子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因为她最清楚我的学术根柢：小学时代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硝烟炮火中渡过的。母亲当时在难童学校任教。4岁的我因为无人看管而混进了小学，留下的记忆是头上长过虱子，上课尿过裤子。小学毕业前夕目睹了国民党

抓兵拉夫，国统区通货膨胀，真正感受到腐朽到那种程度的政权如不土崩瓦解，实在是天理难容。解放初期一边上学，一边养猪卖菜；准确地说，是早上卖完小菜再上学。一身二任，学习成绩自然一蹋糊涂，惟一的优点是“热爱劳动”。中学6年倒是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度过的。不过因为穷困潦倒，在风华正茂的同学群中是属于“丑小鸭”一类人物。仅仅因为数学几乎年年补考，学文便成了我毕业后的惟一出路。升学考试的作文题是《我的母亲》，而我的母亲当时又偏偏因为冤假错案而被开除了公职，在湖南长沙郊区的马路边锤石头谋生。如果写出一篇纪实性的文章，我升学的美梦肯定会成为泡影。幸而我当时发挥了最佳竞技状态，鬼使神差般地编造了一篇革命故事，把我的母亲虚构成了一位因替八路军隐藏枪枝弹药而被日寇活活烧死的巾帼英烈。这篇文章肯定感动和教育了高考作文的评卷老师，我的语文成绩出乎意料地得了高分，因而17岁的我顺利进入了古老而又新型的南开大学。

大学5年是连续读下来的，没有跳班，也没留级。但与其说是“读”，毋宁说是“混”。因为1957年赶上了反右派，1958年赶上了大跃进，1959年赶上了反右倾。这几年曾三下海河修堤筑坝，也曾派赴天津第二造纸厂搞技术革新。紧接着就是3年自然灾害。承蒙组织信任，我成了河北省委工作组的成员，又被派赴邯郸地区的落后社队（那时称“三类队”）去抓集体食堂，以保证贫下中农每天能吃到仅有的4两口粮。直到跟贫下中农一起都饿得眼丝充血、浑身浮肿的时候，我也就告别了大学生涯。用知识的秕谷当然不能养成知识的巨人。因为大学期间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我的

古典文学知识当然非常肤浅；又由于先反美、后反修，先后学得的一点点外语也都成了随风而逝的“洋屁”。所以对于我来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中西知识两茫然”。又加上大学毕业前体质虚弱，还有一门课程不及格，这就是体育。老师出于恻隐之心，让我单独做了一套体操，记得那时叫做劳卫操，算是补考过关，这才混到了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不过在“大革文化命”的红色风暴中，知识越多越反动。为了消毁“反动”物证，这张文凭被我亲手撕成了碎片。

由于血缘带来的海外关系，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一所中学执教，算是落实了对“可教育子女”的“给出路”政策。“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老鼠崽子”得以进京，那真是齐天的洪福。这一晃又是14年。不过其间经历了“十年浩劫”，所以在中学执教的时间实际上不足4年。这4年的粉笔生涯对我的提高，是初步学会了正确使用标点符号，减少了文章中的若干废话和病句，同时养成了提笔忘字之时勤翻《新华字典》的习惯。所以我现在的文章虽然没有像新派学者那样实现“话语转换”，但却比较清通畅晓，跟我的为人一样，像是一泓小溪，虽浅显但透明，绝不会给人以深不可测的神秘感。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学术生涯的话，那“生涯”是从“文革”后期开始的。因为“文革”初期被红卫兵的千钩棒抡得晕头转向，“文革”中期又在广阔天地脱胎换骨炼红心，哪里还会有关心和精力搞什么学术？再说，在那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岁月中，除开“上纲术”、“整人术”、“卖友术”、“卖身术”……真正的学术无一例外都属于禁区。至今难以忘怀的是作为“五七战士”战天斗地的那些日子。我跟

卷眼朦胧集·忆当年，不学无术情可原